

開
庫文津閣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三種

主編 王振良

星橋詩存

蘇之鑾 原著
曲振明 整理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問津文庫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三種

主編 王振良

星橋詩存

蘇之鑾 原著

曲振明 整理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星橋詩存 / (清) 蘇之鑾原著; 曲振明整理.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1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 / 王振良主編)

ISBN 978-7-5528-0356-3

I. ①星… II. ①蘇… ②曲… III. ①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73678 號

星橋詩存

(清)蘇之鑾 原著 曲振明 整理

出版人 / 張瑋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號 郵政編碼: 300051)

[http:// www.tjabc.net](http://www.tjabc.net)

今晚報社印刷廠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9.5 字數 15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56-3

定 價: 58.00 圓



蘇之鑾先生像

共和癸酉初夏

星橋詩存三百首

劉階署



《星橋詩存三百首》扉頁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總序

李劍國

國人素重鄉邦文獻，方志多立《藝文志》，著錄本地述作。至有薈萃前賢文集撰著，郡邑叢書作焉。明人海鹽樊維城纂輯《鹽邑志林》，開啓風氣，而清世民國爲盛，若《畿輔叢書》《吳興叢書》《武林掌故叢編》《貴池先哲遺書》等，多達七八十種。郡邑書之纂，劉世珩《貴池先哲遺書序目》嘗云：「所以景仰前賢，嘉惠後學，乃士大夫鄉里所應爲之事也。」昔元代婺州蘭溪人編《敬鄉錄》十四卷，錄其鄉賢詩文。而民國永嘉黃羣輯鄉賢著作，亦以《敬鄉樓叢書》爲名。「敬鄉」者本《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郡邑之編，皆以見本鄉人傑地靈，文物之盛，寄託桑梓之情也。

較之古邑名都，天津建邑未久，明永樂二年始置天津衛，於今方六百餘年。雍正三年陞衛爲州，九年復陞爲府，轄六縣一州。逮乎清季，直隸總督駐於津城，李鴻章、袁世凱相繼於此興辦洋務。光緒二十六年，天津陷於八國聯軍，淪爲列強租借。自此九河下梢之地，乃成百里洋場之都，天府津渡，工商重鎮，達官遺老蟻聚，騷人墨客麇集，物華之繁，超乎往昔矣。

《天津志略·文藝》云：「天津雖爲通都大埠，民風稍涉奢華，但澹泊致遠之士仍守本樸，鄙物質之享樂，而致力於藝術之陶冶，而度其富貴如不可求，從吾所欲之生活。以言著作，則歷代之文存詩稿，多如恒河沙數……今日爭以奢侈相炫，食多珍饈，衣錦畫行，惟三津尚發越前光，綿綿不墜，實晚近不數覩之邦矣。」津人藝文之作，《天津縣新志》著錄明清二百七十七人、五百三十種。《天津志略》復益三十六人、七十二種。金大本《津人著述存目》，乃增至四百人，著述近千。今人高洪鈞氏編著《天津藝文志》，又增入天津所轄郊縣鄉人著作，凡得著作千五百種左右，作者六百餘人。此中大部爲清世民國人，三百年之文質彬彬，洵爲大觀也。

今存津人詩文別集，以康熙間刻龍震《玉紅草堂集》爲早，此後所存者甚衆，惜乎單部零種，未及彙編，管中一斑，難窺全豹。方今各地學人，頗重本土文獻之整理研究，地方出版社亦引爲己任。吾津文事繁充，撰作衆多，自應不愧前賢，免落後塵。所幸者王振良君與問津書院同儕，正著手編輯《津沽名家詩文叢刊》，蒐集整理王煥、查爲仁、梅成棟、楊光儀、嚴修、王守恂、華世奎、章鈺、郭則澐、李金藻、蘇星橋、陳誦洛等津人詩文集，將陸續出版，以彰顯津門藝文之盛。振良本吉林人，受業於南開，從事於報社。久居津城，認作故鄉，舊事新聞，諳熟於心。與同氣編輯《天津記憶》《品報》《問津》，十數年孜孜矻矻，鍥而不捨，世所難能，

其志可嘉。而津沽名家詩文之刊，尤爲盛舉，誠儒林雅事，津門之幸也。

余生山右，讀書教學於南開已四十餘年，然居於斯而昧於斯，話及津事，每茫茫然。幸振良常臨陋室，聆其高論，閱其文編，津門數百年之事，遂知一二。前時振良索序，以弁叢刊之首。今稽考文獻，粗陳陋見，庶免「夏蟲語冰」之譏爾。

甲午歲清明後一日草於釣雪齋

（李劍國，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序

吳裕成

案頭打開的，是天津人蘇之鑾的詩集。之鑾字星橋，名與字頗含詩思馳騁的空間，仿佛表明他的人生注定要與吟哦爲伍。蘇星橋親歷了時代的大變革。廩生、歲貢、鄉紳，他是走過科舉文人的入仕之途，值逢辛亥革命，折頭而返，重歸鄉里的布衣詩人。蘇家本津南葛沽的世家。星橋先生鄉紳做得好，爲家鄉小學教育出過大力，大總統馮國璋頒匾表彰他的「急公好義」。

蘇先生的文人情懷終生不泯，寫詩，七十歲後積篋詩稿三千首，有《星橋詩存》，續編又三編。關注蘇星橋，始於他的「葛沽八景」詩。八景十景之類，舊時遍及各地，命名、題詩者多非等閒之輩。就說天津，先有明代《直沽八景》，詩作者李東陽何等的名氣？論官職，做到尚書、大學士；論詩作，標領一時，是茶陵派的領袖。這之後，清代有《津門八景》，知縣張志奇借著修縣志的機會，賦詩新景。蘇星橋的《葛沽八景》詩能夠流傳，且掩沒道光年間文人蕭鳳巢所撰「八景」，可見他的名望之高和作品的影響力之大。「八景」中有一首《海艘帆篷》：「自昔生涯半在船，乘風破浪片帆懸。轉輪米粟頻來往，繫纜收篷比櫛連。」星橋自注：「吾鄉向

者多以船爲業，此處每屆六七月間，閩船紛集，帆檣連接，一望如畫。」這樣的作品，既可激發對景物的遐想，也將記史的意趣融於篇中。

古鎮千年，葛沽誠爲津南繁盛之地，歷史比天津設衛建城的年代還要早。河海相通的區位優勢，使天津早期的經濟發展得益於「漁鹽之利」，得力於南北漕運。葛沽恰是例證。這裏北依海河，東臨渤海，自古就有捕不盡的魚蝦。元代的漕運、後來的航海貿易，星橋所謂「吾鄉向者多以船爲業」之「向者」，時代久遠。從金元時期開始，朝廷在此設鹽場，並派駐官員。至明代，在此種稻的汪應蛟、徐光啟均青史留名。古鎮曾有多衙署、多廟宇的往昔，水流三帶、九橋十八廟是對景觀的概括。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五位皇帝前來巡視鹽政和海防，留下駐蹕的行宮，伴隨種種的傳說。這裏市井繁華、商鋪櫛比，歷史上屢出「致富帶頭人」。明萬曆年間由官衙評出「八大家」，至清康熙時，葛沽巡檢署評出蘇、劉、郭、趙、張五大家，加上魯、侯、唐三家，相對於明代的前八大家，葛沽民間稱他們爲「後八大家」。

這樣一座古鎮，若是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澱，是不可想象的。媽祖信仰習俗在此派生出華麗的寶輦及跑輦表演，成爲民間文化的奇葩。鎮上有大夫第、進士第、舉人堂。同治年間創辦津東書院，李鴻章題匾。書院的傳說，有一則講到學生蘇星橋。老師以「遠迪蒙嵐，古寺藏峰不見僧」命題作畫，衆學生被「藏且不見」難住了。蘇星橋畫雲靄鎖峰，牌樓下曲徑繞向山后，

牌樓上書「古寺鐘聲」。少年星橋也許聽說過宋代畫院「竹鎖酒家」的典故，若非此，老師拍案叫絕，就是爲他詩情畫意的想象力了。

葛沽古鎮沃土，孕育出諸多文化名人。蘇星橋是衆星中的一顆，他以詩爲古鎮增光，也豐富了民國時期天津的詩歌創作。常言道：文史一家，這於蘇星橋的作品得到證明。蘇星橋鄉居，「田園荒蕪河水涸，時逾初夏未插秧」而賦《喜雨》；爲了鄰鄉，《小站稻田被大水淹沒……》有句「若使圓機收效早，此間依舊慶年豐」，自注：「圓機即水車」；《薤稻》寫收割，「一望垂垂稻穗黃，鐮磨新月閃光芒」，通篇已是「玉粒豐收積萬箱」的農家喜悅。作品接地氣，便具有了認知價值。詩人喜歡懷古，蘇星橋也如此，《彭祖樓》《銅雀台》《陶潛柳》等等，寫得頗有想法。然而，他更是活在現實，「感時花濺淚」的詩人。他以讀報入詩，他的《勸入平民學校》《區自治》《觀直奉血戰電影有感》都蓋著時代的烙印。軍閥戰事是那個時代躲不開的現實，蘇星橋寫《不赴租界避難》，寫《連夜聞礮聲不寐》《聞將息戰詩以誌喜》。看孩子們鬪蟋蟀，聯想「也如軍閥各爭功」，他抱怨「直到於今戰未終」。這些題材，再加上與詩友的唱和之作、家居之作，對於今天及後世，蘇星橋的作品或許真能如他的名字，以星光的閃爍，爲希望進入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去端詳歷史、臧否事物的人們，架起一座小橋。

蘇星橋的詩集，原爲三次編印的三冊，這次聚攏爲一，依據的是點校整理者曲振明先生

所藏的《星橋詩存三百首》《續編》以及籌畫出版者王振良先生所藏的《三編》。兩位都是津門書香盈室、披閱研讀、勤於著述的藏書家。振明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撰文報端，時有地方文史研究新秀之譽，卅年筆耕不輟，成果已然累累。振良先生則多一份組織者的擔當，以先賢「問津書院」的旗幟集合同好，致力於地域文化研究及典籍整理。

津沽文壇多佳話：書中這些詩作，當年三次結集傳美談，如今又續新語。津沽詩數多佳作，讀者諸君，請往下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寫於北里南外齋

前言

津南是一派文化沃土，從乾隆時代的周人龍、周人驥到當今的周汝昌、李平凡、田本相，可謂人才輩出。晚近時代的蘇星橋，雖說不上名重一時，但他的詩章却聞名一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筆者讀了《星橋詩存三百首》正續集后，爲詩人質樸的詩句所打動，還撰寫了兩篇小文予以介紹。但真正感受到詩人的魅力，還是在經歷了這次點校工作之後。

蘇之鑾字星橋（一八五八—一九三三），世居津南葛沽，出身殷實之家，爲鄉里碩儒。七歲入家塾，最先學《詩經》，十三歲學作詩，有詩句「花間人不見，忽聽笑聲聲」，爲塾師李育峯大加讚賞，稱他日必能詩。其後寒窗苦讀，師從光緒進士張仲儒先生（靜海縣人），十八歲應童子試，經過三次考試，二十二歲入京師國子監爲貢生。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三月，貢成均，同年九月，按新章入京，籤掣候選府經歷。他本可以入仕爲官，不料辛亥革命爆發，蘇星橋祇能歸鄉務農，依靠祖先留下的產業爲生。作爲鄉紳，他熱心教育，與學生徐兆光創辦了民立保國民小學；他還熱心家鄉公益，多次捐資救助災民。一九一七年，民國大總統馮國璋頒

予他「急公好義」匾額和銀質藍綬褒章。

蘇星橋生活在鄉村，終日以詩爲伴，晚年自述「田惟先代隴，屋盡昔時椽。恨被詩書誤，

羞仍性命全。子孫紛繞膝，我未積金錢。」其嗜詩成癖，「每一題到手，輒不待起草，揮毫立就，見者莫不拍案驚奇」。作詩需要有一個交流溝通的環境，在鄉裏他與鄭麟孫、張竹泉、蘇憲章等人相唱和，還與津門著名詩人嚴修、王守恂、陳誦洛有文字之交，嚴修曾邀其參加城南詩社，他以路途遙遠而婉拒。蘇星橋還有幾位未曾謀面的外省詩友，如濟南艾學川、吳縣陸豫庵、下邳朱半翁、瀛南李倬卿、海寧徐靄人等。蘇星橋與李倬卿在報紙上投稿，聲應氣求，遂成相知，後又通過李倬卿結識了徐靄人，三人結成金蘭盟友，詩筒往還多年從未謀面。廣泛的交流使蘇星橋的詩藝大增，六十歲後尤爲精萃，七十歲以後積詩稿三千餘首，還是一位比較勤奮的詩人。

蘇星橋飽讀詩書、博涉古今。作詩喜愛用典，在詩句的夾注中，經常可見引經據典，這與他平素喜歡讀書看報密切相關。他喜好藏書，從《書城歌》可見其家「金泥玉檢重而疊，牙籤細帙縱復橫。曰圖曰史四隅列，維屏維翰萬卷撐。鄴侯之架既充棟，曹氏之倉更滿籩。」雖然外面有戰爭硝煙，他卻坐擁書城，以讀書爲樂。他不僅閱讀了大量的經書、史書和詩集，還與時俱進，認真閱讀了剛剛編纂的《天津縣新志》人物和藝文的單行本。他讀了幾遍梁啟超的《飲冰室集》，認爲梁啟超「道通今古搜羅廣，學富中西論說精」並且「讀來百遍涎流口，我仰奇

才拍案驚」。葛沾雖屬鄉村，但當時獲取資訊是十分方便的。蘇星橋喜歡讀報，關心時事，葛沾的報紙是每日由輪船從海河送來，為此「戰事關心欲早知，報章常恨送來遲。風吹汽笛聲遙至，坐待窗前一紙披」，書中經常可見由讀報而引起的詩作。他還參加《益世報》的徵詩和詩鍾活動，報載被洪水冲到大紅橋的抱棺孝子的新聞，他隨即寫了《抱棺孝子歌》和《和陳誦洛抱棺孝子詩原韻》等。他是一位愛國的詩人，當「九一八」的烽火燃近中原時，心中飽含著憤怒與激情，寫下了諸如《和哀熱河原韻》《哀平津難民》以及《閱近日報賦此用豫庵哀大刀隊韻》等詩章。他是一位比較勤奮的詩人，經常在社會上應徵寫詩，如為李子香七十壽辰題詩、為錢新甫暨德配周夫人八旬雙慶寫壽詩等。蘇星橋不僅詩好，文也不弱，經常應約寫書序，曾為陸豫庵《藥言》、劉拱極《冷籬漫錄》、鄭麟孫《六書通檢韻》《遯叟印賞》等書作序。

蘇星橋的詩風追崇杜甫和蘇東坡，以「村夫子」自居。一般舊體詩喜歡談古論學，多議論風花雪月，而蘇星橋的詩多記述鄉里時事、風俗，為舊詩中所罕見。如《清道光間某藩憲擬增地稅勘至津之海河各村先大父用中公據情哀陳得以寢息今追憶前事謹成一古》敘述了清政府強征地稅之事。《鄭筠榮先生重義輕財造福鄉里一鄉同感茲成五古以述其事》歷述富商鄭筠榮為鄉里所辦的慈善事。直奉戰爭時，葛沾進駐軍隊，他有《招待軍隊》《弔戰區災民》《勸息戰》《不赴租界避亂》《贈某大帥》《駐防軍開追悼會詩以輓之》《觀直奉血戰電影有感》等記述。

還有反映津南自治的《區自治》《區公所成立賦此示子士迅》等詩句，記錄了葛沽的歷史與時事。

葛沽地處津南，舊時此地風景極佳，鄉儒鄭麟孫歸納成八景，並刻成印文送給蘇星橋。把家鄉的景物用八景記錄下來，蘇星橋感到十分欣喜，他認為葛沽「地居瀕海多佳處，應與名區蹟共傳」，遂作《葛沽八景》組詩，將水鄉的歷史、名物、風景，歷述其中。葛沽為退海之地，留有貝殼隄，固有「蛤岸遺蹟」之景。舊時多住漁民，並為煎鹽處南竈所在地，又有「魚鹽舊蹟」之說。「行宮禾黍」是指葛沽東三里的行宮村，因乾隆皇帝巡幸大沽駐蹕此地而得名，《河干眺望》《平潮晚渡》《海艘帆篷》把葛沽依傍海河、設渡口、曾漕運海船的歷史與景色描繪出來。本是鄉里尋常景致，但經蘇星橋的品題點染，大為生色。慈雲閣位於海河畔，裏面供奉觀音菩薩。清直隸總督方觀承書一楹聯：「好兒向人間送去，化身從海外飛來」。《慈閣朝暉》詩云：「慈雲高閣俯河流，上有楹聯妙筆留。曉起登臨一眺望，瞳瞳旭日照當頭。」用簡練的詩句，將慈雲閣的高敞、臨水的風貌凸顯出來。葛沽風景號稱「三帶九橋」，是指村中東西中三條溝和九座橋，《水分三帶》詩云：「支流分派接長河，引灌田疇納稼多。曲折縈回三帶繞，風吹穀皺漾微波。」《柳影九橋》詩云：「大好風光畫裏描，短橋纔過又長橋。柳陰濃密疑無路，笑看虹藏半露腰。」蘇星橋描繪的葛沽八景大多已不存在，獨賴《葛沽八景》組詩留下形象生動的風物史料。

蘇星橋作詩多年，時有詩稿披露報端。初未存有稿本，六十以後，戚友紛請留稿，並有文孫輩鈔之，不數年積有十餘帙。一九三三年，蘇星橋的弟子徐兆光出資印詩，擇詩三百餘首，與朋友李鑒波、黃顯庭、黃介眉同任校讐，徐震生厘定次第，編成《星橋詩存三百首》。印刷之時，卻遭事變，星橋老人未見印本而病逝。蘇星橋生前曾寄詩稿三千餘首，盡數請諸弟徐霽人選詩。待到《星橋詩存三百首》印刷後，徐霽人捐資大洋一百元，請徐兆光等人續選三百首以廣流傳。一九三四年，徐霽人又捐資大洋八十元，請徐兆光等人再選詩刊成三編。三編未印成，徐霽人也病逝作古。一位從未謀面的詩友捐獻鉅款刊刻詩集，令人讚歎。

星橋詩稿三編，雖經徐兆光等人勘誤，仍不乏衍文脫字，且三編刊印時間有間隔，前後體例有不統一之處，如夾注，正續編皆爲小號字，而三編多同號字加括弧，此次點校加以統一。文字不統一，如倘儻、却卻、箇個、遊遊、遍遍、綫線、暖暖、尸屍、烟煙、勿恩、撚捻、庵菴、煉鍊、礮炮、綿綿等字互用，此次進行了統一。整理中還對一些錯字、衍文、脫字，進行了標注。在詩稿整理過程中，得到了王振良、楊傳慶先生的指導。筆者收存《星橋詩存三百首》和《星橋詩存三百首續編》，無《三編》。而王振良先生無《續編》，故作復印交換，使這部書趨於完備。另外還得到了吳裕成先生的幫助，吳先生是一位民俗專家，他主持《今晚報·副刊》時曾發起葛沽徵文，故此請吳先生作序，相信定會使是書增色不少。河東區政協副主席張春躍